

## 口琴

□徐兆熊

我出生于1951年11月8日,农历辛卯年十月初十。有生以来,我已过了70个生日,其中所谓庆贺过的生日只有10岁和70岁两个。10岁生日是爸爸妈妈帮我过的,70岁生日是儿子儿媳帮我过的。我最难忘的是父母帮我过的10岁生日。

我10岁时,正逢三年困难时期,人民食不果腹。生日那天,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,我已记不得了,大概也没有什么好吃的。依稀记得中午爷爷点了香烛,敬了菩萨,放了鞭炮。倒是妈妈帮我做了一件棉大衣,爸爸送给我一把国光口琴,让我终生难忘。那把国光口琴我至今仍保存着。

1960年,我爸爸在沙岗公社综合商店工作。我10岁生日的前一天,爸爸从沙岗回来了。爸爸一到家就说:“冬儿啊,我送你一个生日礼物要不要?”“要啊,是什么礼物?快给我!”我急忙说。爸爸从布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给我,盖子上印着“国光牌口琴”五个大字,还有一行小字是“上海国光口琴厂”。我一看,是口琴,连忙打开盒子,拿出口琴,剥去一层包装纸。口琴亮闪闪的,两面正中是“国光”二字,旁边是四排小孔和花纹。两端各有两排小方孔,是一把可以两面吹的双面口琴。我拿着口琴就吹起来,边吹边滑动口琴,发出不同的声音。我慢慢琢磨,不久就能吹出音乐课上老师教的歌曲了。

以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就把口琴拿出来吹,特别是夏天晚上洗澡后,我吹着口琴到生产队的大场上乘凉,有时还借给小伙伴们吹一会儿。后来,大妹、大弟睡在窠儿里哭时,妈妈就叫我吹口琴哄他们。一次大弟弟在窠儿里哭,我吹口琴他还是哭。妈妈说:“你把口琴给他要会儿。”我就把口琴给了

## 我的兰花忘记了开

□侯求学

窗前这盆兰花  
我养了好多年  
盆换大了  
草叶长得丰润绿茵  
可这么久  
再没见过它开花

孩子会走路的那年  
它没有开  
孩子考上大学了  
它没有开  
孩子结婚了  
它没有开  
如今孩子又有了孩子了

心窗  
片羽

他。他拿在手上,不哭了,谁知他拿着口琴往窠儿的摇把上砸了过去。我连忙抢过来,口琴已被他砸了一个窟窿。我一吹,4音已经不响了。我告诉妈妈:“弟弟把我的口琴砸坏了。”妈妈说:“弟弟不懂事,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。”“那我以后再也不把口琴给他玩了。”我愤愤地说。此后我的二弟、三弟再也没有谁摸到过我的口琴。

参加工作后,我把口琴放在妈妈的木橱柜里。1986年,老婆工作调到海安。我搬家时把口琴也带到海安。平时有空时我还拿出来吹吹。2005年,我从三十亩搬到安康小区,当时我把口琴放在一个包里带过来了,但后来就记不得放在哪儿了,好几次想找都没有找到。今年搬车棚时终于从柜子里的一个小包里找到了口琴,我喜出望外、如获至宝,用毛巾擦了又擦,再用一条干净毛巾包起来,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到我书橱的柜子里。

爸爸送我的这把口琴已跟随我61年了。爸爸曾告诉我,这把口琴是他托单位去上海进货的同事从上海买回来的,花了5块多钱,是爸爸近一个月的工资,当时可以买100多斤大米或8斤多猪肉。

我的爸爸也就给我买过10岁生日礼物,我的弟弟、妹妹谁都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。我知道,不是爸爸不给他们买,而是后来爸爸下放回来没有工资收入了,我的妹妹又多,爸爸没有多余的钱为他们买玩具。

我的爸爸于2000年去世,离开我们已有21周年。现在,看到这把口琴,还能感受到浓浓的父爱,对父亲升起深深的敬意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个舍得花一个月的收入为儿子买玩具的父亲恐怕是不多的。就连我也没有舍得花一个月的工资为我的儿子买过玩具。

期待朝阳  
陈顺源

## 护工小蔡

□陆爱平

小蔡护工是今年年初来到住在康复医院的我妈身边的。

因之前就听闻她有多年的护理经验,且勤快能干、肯动脑筋,又乐于为患者及家属着想,口碑不错,所以家人颇费了一番工夫,把她请来了。对正值壮年的小蔡的到来,家人自然很是欣慰。

可小蔡接手前任才两三天,我妈就发起了高热,昏迷多日。医护人员高度重视,药水挂上了、冰袋用上了、监护仪上岗了、药物也随病情变化紧紧跟上了。我们做子女的,又一次经受了不小的惊吓。

小蔡初来乍到,更是经受了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考验,她神经绷得紧紧的,无暇顾及围观着等看她笑话的一些护工的闲言碎语,她顶着压力,默默地夜以继日地寸步不离我妈,遵从医嘱、小心护理、细心观察,一有风吹草动,及时报告。终于在多方奋力合作下,我妈再一次闯关成功!

小蔡经过多日紧张地护理服侍,脸上明显露出疲惫、缺少睡眠的模样,但她仿佛像打了个大胜仗一般高兴,还拉着缓过神来的我妈的手,笑着说:“阿姨呀,你可把我吓死啦!你要好好的啊!”

我妈数年前动过手术,后来伴有小脑萎缩,记忆力日渐衰退。小蔡为了让我妈妈多动动脑筋、多说说话,白天总是故意没话找话,提出一个个小问题,让我妈回答。两人一问一答,基本不卡壳:“阿姨,沈维岳是你什么人?”“是我父亲。”“阿姨,张末鲜是谁呀?”“我母亲。”小蔡已然把我们家主要成员的名字熟记在心,她可随意挑出一个名字来和我妈聊天了。每每听到我妈应答还顺

畅,小蔡总是忍不住哈哈大笑,立刻伸出大拇指给我妈点赞。顿时病房里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气息。

小蔡也是个闲不住的人。她推己及人,想到九旬老人整天躺在床上会很不舒服,她就利用空闲时间,给我妈自制了多个小枕头:用毛巾包实叠好的厚衣服,裹成枕头样,系好,用上。一个垫在我妈头下,一个放在我妈腋下,有时在我妈腿弯曲处放上一个,或者用它垫高双脚。总之,怎么舒服就怎么安放,每次翻过身后再调整合适的位置。

她每天把我妈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,老人身上从没有异味。独自给我妈洗头理发什么的,她都不在话下。

疫情形势趋紧时,医院严格管理,家属一律不得进病房探望,小蔡见状,便时常常用手机拍下我妈的视频或录音,然后发给我们看,好让我们子女放心。

记得有一次,护士长用赞赏的语气跟我说:“你家的护工,灵的!”真是言简意赅。

有一天,我去医院送吃的,刚进病房,小蔡高兴地告诉我:“你妈多了个女儿啦!”原来她刚和我妈聊天,逗我妈说:“阿姨,我天天陪在你身边,陪你吃、陪你睡、陪你说话,你喜欢我吗?”我妈不假思索地说:“喜欢!”“那让我做你女儿,好不好呀?”我妈开心地笑了,说:“好的呀!”看把她们俩乐得。

每当我妈情绪好的时候,看到小蔡为自己忙前忙后的,会送上体贴的话:“让你辛苦啦!”“谢谢你呀!”听得小蔡如沐春风。

爱与被爱像空气一样,在她们之间自由流动,真实而简单。

冬日来临,气候变化大,这最是体弱多病的老人难熬

灯下  
漫笔

的季节。前日,我去医院探望,看到我妈的腿又肿起来,消肿的药用上了,白蛋白又开始挂了。小蔡见我妈翻身时直喊疼,腿还没消肿,不免焦急难过起来:“怎么还没消肿?老人肯定不舒服啊,自己又说不出……”说着说着,她眼睛红了,忙把身子别了过去。

我只得安慰小蔡:“药效也许没这么快,我妈闯关多次了,相信这回也能成功。”小蔡听了,也振作了精神,坚定地说:“我们尽力而为,绝不放弃!”听着小蔡这掷地有声的话,我心里一怔:这是不是更像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安慰患者家属说的话?是不是更像是患者的儿女们彼此鼓励发出的共同的心声?小蔡的话着实令我感动不已,她全身心地为我妈好,俨然成了我们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。

接着,小蔡告诉我,这天早上,她见我妈醒着,便凑在我妈身边说:“阿姨呀,你快点好起来啊!你再陪陪我,陪我个十年。你也让我再陪陪你,我也不想再找别家干活了……”说着,她的声音颤抖起来,眼泪也下来了,她赶紧用手拭去。我也被感动得流泪,无法忍住……

如我家小蔡这样的护工,不怕脏累,用爱心、耐心、细心陪侍老人,不仅帮助家属解决了后顾之忧,更是给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一份勇气和亮色。她们用诚实的劳动获取报酬,自食其力,理应获得尊重和感谢。

他们是普通劳动者,是平凡的人,干着平凡的工作。一个社会格局的开创固然需要很多不凡人物的创造,但一个社会的持久安定需要更多平凡人为他人付出,为社会作贡献。谁能说平凡的人生没有意义呢?

紫琅  
诗会

它还没有开  
孩子不在身边  
我把它当作孩子  
  
窗前这盆兰花  
陪了我这么多年  
盆换大了  
草叶长得鲜嫩油绿  
我天天看它、嗅它、抚它  
再没见过它开花  
你真忘记开花了  
没有,妈妈  
我把花儿开在心里了